



奇妙之夜

——肖留剧作选

肖留 著

奇妙之夜

——肖留剧作选

肖留 著

■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奇妙之夜:肖留剧作选/肖留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

ISBN 978 - 7 - 208 - 15347 - 9

I. ①奇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历史剧-话剧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现代剧-话剧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63064 号

责任编辑 赵蔚华

封面设计 张志全工作室

奇妙之夜

——肖留剧作选

肖 留 著

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1/32
印 张 8.5
插 页 2
字 数 198,000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208 - 15347 - 9/I • 1761
定 价 42.00 元

序

陆 军

我是看着肖留在戏剧道路上起步和成长的。

最初认识她，是在一次征稿中，她提交了一个小戏作品。这个作品稚嫩自不用说，但里面有两句唱词写得很活泼，给我留下了印象。后来，我了解到，她当时已经研究生毕业，正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。

后来，肖留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读博，师从宋光祖教授。在她入学的2004年，正是飞人刘翔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年代，出于对她文字的欣赏，我和她商量着写一个关于刘翔的戏。我想写刘翔奋斗的艰辛，她却想得更深，要写如果飞人一旦不能飞了，社会将怎么对待他。这次合作因双方创作理念不同而作罢。必须承认，刘翔在起跑线上拉伤跟腱后，确实有一些不友好的舆论，事态的发展跟她的判断是一致的。她后来写了一个戏《修剪成跑道的草坪》，样子也不是她原来设想的那样，戏可以说是失败的，但题目却充满了诗意和想象，说明她是有一定创作能力的。

肖留的第二个戏是独幕剧《子归》。2007年，肖留顺利毕业，后留校任教。作为编剧老师，她有紧迫感，觉得自己会写了，才能更好地教学生。我建议她先从小戏开始，于是就有了《子归》。这是一个严谨的遵守“三一律”的作品，有模仿和佳构剧的痕迹，也

有她对现实的独特认知。

她的第三个戏是《美屋之巅》。单看题目，看似很新潮，其实这是个农村题材的戏，讲农村大学生的。剧本最初的版本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，后来几易其稿，她都不能满意，我更是觉得里面理性过强而没有生活。我严肃指出种种不合常理、缺乏生活之处，她难过得都要哭了。她好像钻入了某种怪圈。后来，我想到了我的好友姚扣根教授。姚教授是专门研究文艺理论的“老法师”，我想他从理性思维入手，以毒攻毒，可能更有益于解决她的实际问题。果不其然，在此之后，她把新改的剧本拿给姚老师看时，姚老师告诉我：“剧本有点味道了。”

这让我想到，换一种题材可能更适合她。当松江区政府找到我，希望我以松江名人“徐阶”为素材创作一部舞台剧时，我立马想到了她。创作的过程是曲折的，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我们谈过几次，也拉出了大纲，但感觉像流水账，不能满意。当时我担任戏文系主任，工作繁忙，此事就暂时搁置了。走到2013年的寒假，稍稍得到喘息的机会时，我们又开始琢磨这个戏的写法。大概是经过时间酝酿，对人物认知更鲜明、立体了吧，我们突然想到一种新的结构方法。最早的大纲，是她在机场还是火车站候车大厅里，手写写在纸上的。发给我看后，我觉得不错，是我想要的样子。我的意思是等招考结束后，回上海再详细讨论写法，没想到她在阅卷的空隙（作为普通老师，她的空闲时间很多），陆陆续续将初稿写了出来。令我感到欣慰的是，基本实现了大纲的设想。

《徐阶》是成功的，但这成功不是偶然的。她也没有止步于成功，收入这本集子的《嵇康之死》《以孩子的名义》《奇妙之夜》，都是她在《徐阶》之后的创作。在写每一个剧本前，她都会先跟我谈谈构思、想法，在写完之后，我也往往是第一个读者。她非常

重视我对作品的态度和意见，我认为不好的，她不吭气，但在新稿中，我看得到她的修改。肖留也很感激我，认为我对作品的贡献，应该署名。可我拒绝了。我觉得，这些新作品从选材到提炼到确定主题，都是她自己的认知。我很高兴看到她能越来越独立地判断作品，而扔掉我这根拐杖。

肖留成长的历程，再次验证，创作过程是艰辛的，编剧是可以教的，但必须要“因材施教”。

目 录

序 陆军
001

徐阶（又名《大明四臣相》）
001

嵇康之死
063

以孩子的名义（又名《沙特阿拉伯》）
123

奇妙之夜
195

后 记
260

徐阶

(又名《大明四臣相》)



人物

徐 阶 字子升，号少湖，明代嘉靖朝后期至隆庆朝初年任内阁首辅。分别为 52 岁和 66 岁。

严嵩 字惟中，号勉庵、介溪、分宜等。嘉靖一朝擅专国政达 20 年之久。80 多岁。

张居正 字叔大，号太岳，神宗朝初期首辅。与徐阶有师生之谊。分别为 30 岁和 58 岁。

海 瑞 字汝贤，号刚峰，明代著名清官。50 余岁。然不妨年轻些。

徐 璜 徐阶之子，46 岁左右。

徐 成 徐府管家，30 余岁。

海 忠 海瑞之仆，50 岁左右。

知 府 松江知府，40 岁左右。

四百姓 徐府乡邻，年龄和性别可自由搭配。

三狱吏 男性，可于体格上搭配。

杨继盛 字仲芳，号椒山，明代著名谏臣。与徐阶有师生之谊。

嘉 靖 50 岁左右。

信使、仆人、差役等 可由一个演员扮演，30 岁左右。

序 幕

【烟雾缭绕，似明似暗。

【古琴曲，如历史一般悠远、神秘，充满杀气。

【严嵩破衣烂衫，手执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碗，拄着根木棍当拐杖；海瑞着大红官袍，徐阶则一袭布衣。

严 嵩 我是严嵩。人们提到我的时候都会说，历史上著名的奸臣。奸臣？好笑。

海 瑞 我是海瑞。人们提到我的时候则会说，历史上著名的忠臣。忠臣，呵呵，好！

徐 阶 我是徐阶。人们提到我的时候——

严、海（同）没什么人会提到你！

徐 阶 确实，在我死后的几千年中，我的知名度并不高。如果说我的履历里必须有些让你们记得住的东西，那就是我出生于上海的发祥地松江。只不过在当时，上海人的我在北京，是个十足的乡下人、外地人，我身材不高，面容白皙。我怒极的时候，嘴角上翘，面带微笑，左边眉毛微微闪跳。我曾经担任大明内阁首辅，我除掉了严嵩，替世宗颁布遗诏来安定天下。张居正与我有师生之谊，杨继盛也是。圣上曾呼我老爱卿、老宗师，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致仕还乡之后，我变成了乡民口中的老匹夫，老奸贼。

【切光。

【乡民们的骂声。徐老贼，你出来，还我们田产！还我多侵占的田产！

第一幕

1

【徐阶领子徐璠、管家徐成匆上。

徐 璜 父亲，父亲！（趋前跪倒）父亲大人息怒！

【“退我田产！”“仗势欺人！”“贱卖了要加价！”

徐 阶 何人喧哗？

徐 璜 这……

徐 成 （灵机一动）相爷，这是前来拜寿的乡邻。

徐 阶 哦。（对徐璠）皆是你大肆铺张、惹出的事来。快把人请进来。

徐 璜 这……（瞪徐成）要你多嘴！（向前）父亲，但恐其中有奸猾之徒，其意不在拜寿而在窥探。父亲一向教导孩儿低调，切勿奢华，若小民缺少见识，指鹿为马，添油加醋，恐有流言之讥。

徐 阶 （长叹）你若能自省若此，老夫也无忧了。取些寿桃寿果来，散发给众人。

徐 璜 爹爹教诲的是。（低声对徐成）快去驱散他们！

徐 成 是！（下）

徐 阶 这是何人？

徐 璜 是……是一个仆人。

徐阶 看他的衣着打扮，竟看不出是我徐家的仆人。看他那煊赫的气势，我倒认他做我徐家的主人！

徐璠 既然爹爹不喜，我命他换过即是。

徐阶 我老了，管不了家事。也不知你整天弄些什么。

徐璠 孩儿听从爹爹教诲，除了日常读书外，就是查看田亩，管理织店，教育子孙。

徐阶 可刚才听你姑父说，一个叫徐成的仆人强横无礼，连御史都敢辱骂，可有此事？

【徐璠不敢答。】

徐阶 小小奴仆都如此强横，那你这个做公子的还了得！

徐璠 启禀爹爹，儿男……儿男已将此人逐出。

徐阶 那也罢了。

徐璠 孩儿记下了。

徐阶 自古盛极必衰，璠儿，为父一生清廉、谨慎，如今我年岁渐老，来日无多。

徐璠 父亲言重了。

徐阶 作为长子，望你自求多福，戒骄戒奢，保全我徐氏一脉香火。

徐璠 (拭汗)孩儿记下了。

【乡民鼓噪声又起：“打死人了！”“他徐府不讲理，不退我们田罢了，还纵使恶仆打人！”】

【在喧闹声中，徐成复上。】

徐成 大爷，反了，反了！

徐璠 老爷在此，休得无理！有话外面说。

徐阶 慢，你且说来。

徐成 回禀太爷、老爷。那张轩之子卖给我们田亩，又想要回

去，哪有这样的便宜事？他还敢称呼老太爷的名讳，我一怒，就打了他几拳，他就装死不起来！

徐 阶 这是谁？

徐 成 小的徐成。

徐 阶 徐成？

徐 璞 还不退下！

徐 阶 你转来！（对徐成）为什么平白无故打伤人？

徐 成 这——

徐 璞 还不退下！

【徐成会意，抱头而下。

徐 璞 爹爹休得生气，那徐成也是忠心护主——

徐 阶 你可知严嵩是怎么倒台的？

徐 璞 皆爹爹除奸之功——

徐 阶 混账！为父何功之有？皆是那逆子严世蕃的牵连！

【徐璠一惊。

徐 阶 那杀严世蕃的是谁？

徐 璞 这个孩儿不知。

徐 阶 蠢材！是那助纣为虐的恶仆严嵩！你想重蹈严世蕃的覆辙吗？

【如同一声惊雷，外面喧哗之声渐弱。

徐 璞 （拭汗）孩儿不敢。（快步退下）

徐 阶 （长叹）孽子，孽子啊！

【严嵩的声音。

严嵩 存翁，别来无恙？

徐阶 （一惊，站起）敢问尊驾何人？莫非徐南湖徐御史？

严嵩 故人一别经年，看来，你不认识我了？

徐阶 恕老朽年老眼拙。

严嵩 我们曾同朝为官，在内阁做了近十年的同事。

徐阶 内阁？同事？

严嵩 你怎么就把我忘了？当初，我们可是心心念念，睡里梦里都互相惦记着，一刻也不敢忘记。（稍顿）我姓严。

徐阶 严？

严嵩 我有两句诗，你应该记得“平生唯解报国赤，身后任人说是非”。

徐阶 严嵩，严分宜，你……你为何……落魄至此？

严嵩 你可怜我？孟夫子说的，怜悯之心，人皆有之。（大笑）要是我活着，你决不会怜悯我。我们的同情心，是给死人的，绝不滥施半点给活人。

【徐阶略尴尬。

严嵩 这只破碗，是抄家的人可怜我，让我拿着它讨饭的。可我所到之处，人人唾弃，无奈何，我只得寄食于坟庙之中，最后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。

徐阶 你已经死了？

严嵩 也是你徐家气数将尽，你才看得到我。

徐阶 什么？

严嵩 我是说，你的寿数也要到了，我们就快要见面了，可我迫不及待想要见你。我就来了。

徐阶 你要做什么？

严嵩 替我父子向你报冤。

徐 阶 冤？你何冤之有？

严嵩 你一向以正人君子自命的吗？为何勾结道士蓝道行，以邪说蛊惑皇上？

徐 阶 蓝道行？

严 嵩 那些年，想除掉我的，不止一个。他们前仆后继，源源不绝，可他们都输了。

【以下人物陆续出现在光影里。

【急促的脚步声。

杨继盛 老师，那严嵩已经不再是个奸臣，他已经由一个人变成一排，形成势力交错、盘根错节的奸党了，再不剪除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严 嵩 这是杨继盛，一个没有用的忠臣。

杨继盛（做攘臂写疏状）做官何必如此窝囊，倒不如放手一搏！

严 嵩（绕他身后，似在观看）他弹劾我“五奸十罪”，（念）“陛下奈何爱一贼臣，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？”杨继盛，你既知道老夫是陛下心爱之人，就不该弹劾我。（又念）“至如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，乃亦每事依违，不敢持正，不可不谓之负国也。”他还攻击徐阶？（思考）徐阶可是他的老师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此人意在开脱徐阶，免得老夫疑心他们沆瀣一气。只可惜，他做戏做过了！（捏起五指）我轻轻地把他下到大狱，我重重地拷打他。杨继盛，汝受何人指使？快快供出，老夫饶你不死！

杨继盛（更激烈地）大丈夫死就死，何所惧哉！

严 嵩 杨继盛，我要拷打你，只要你吐出一个字，你弹劾我是受徐阶指使。徐阶，你这个松江小个子，就等着回老家吧！

【杨继盛的惨叫声。

【中年徐阶上。】

徐 阶 (担心又无奈地) 继盛——

严嵩 夏言跟我斗，被我杀了；翟銮跟我斗，让我杀了。杨继盛，你既不肯招认受人指使，老夫只好送你归西了！

【徐阶回到桌案前，颤抖着手，提起笔，鬼画符一样写“青词”。】

【又是急促的脚步声。】

张居正 老师，这是严嵩让我代拟的《贺元旦表》。

徐 阶 (粗览) 写得好，写得妙啊！严大人必定大悦。

张居正 怎么，老师，您不介意我写这样的马屁文章？

徐 阶 那严大人公务繁忙，你替他写也是应该的。况且，严大人对圣上忠心耿耿啊！

张居正 可是……

徐 阶 居正，你帮我看看这首青词。

张居正 青词？老师，您也在写这个？

严 嵩 因为圣上就信这个。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世宗好修真，宫中多道士。青词，是道士举行斋醮时，献给玉皇大帝祈求赐福的祷文。嘉靖十七年后，内阁 14 个辅臣中，9 人是青词高手。论起写这个，那可讲究了，不亚于在考场上做一篇拔得头筹的策论。我的世蕃儿最擅长于此……

张居正 这青词，是专事媚上专权、溜须拍马的鼠辈所为，老师，您怎么能……

徐 阶 诸事之中皆有学问。

张居正 先生！

徐 阶 好了，今日子时，圣上要在宫中祭天。居正，你要不要与为师同去？

张居正 学生没有兴趣。

徐 阶 你不妨悉心揣摩下，学做几首青词，大有用途。（下）

张居正（欲读，没有耐心）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文字！（气得把纸摔在案上）老师既是如此韬光养晦、善于全身，居正也不能侍奉左右了。（愤懑地在写青词的纸上刷刷走笔）今日此信，便是居正诀别之意！

【切光。】

【老年徐阶与严嵩。】

严 嵩 在这次斋醮时，你买通了替圣上祭天的道士蓝道行。

徐 阶 你想多了，我一生崇佛，哪里会认识什么道士。

严 嵩 你敢说从未勾结过蓝道行？

徐 阶 严大人！那些年，你权倾一时，满朝文武皆是你的干儿义子，我噤若寒蝉，避之唯恐不及，哪敢行此冒险之事？

严 嵩 那么，为什么在扶乩时，圣人间“谁为贤者，谁不肖”，他却回答“贤者辅臣阶，尚书博，不肖者严嵩父子耳”？

徐 阶 那蓝道行不是被你抓去拷打了吗？他可曾道出老夫名讳？

严 嵩 你……

徐 阶 要怪，也只怪你父子倒行逆施、贪贿弄权，致使人神共怒，连山野道人都看不过眼。

严 嵩 那你为何不直言上疏，却假妖道之口说出？

徐 阶 上疏？那死的就是我了。

严 嵩 我严嵩是奸臣，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怎么也做这种事？

徐 阶 我徐阶一生服膺阳明心学，重事功而不重虚名。所以，在我看来，这是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

严 嵩 你会遭到报应的！

徐 阶 报应？